



Library of Marxism Studies, Volume 1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

第一辑

二元价值转形

Two Factors Transformation of Values

第一卷

沈民鸣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Library of Marxism Studies, Volume 1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

第一辑

二元价值转形

Two Factors Transformation of Values

第一卷

沈民鸣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2014.31

18

V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元价值转形/ 沈民鸣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300-20330-0

I. ①二… II. ①沈… III. ①价值转移—研究 IV. ①F0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6397 号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一辑

二元价值转形

沈民鸣 著

Eryuan Jiazhi Zhuanxi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09.75 插页 3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 715 000	定 价	29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

编委会名单

主编

庄福龄 罗国杰 靳 诺

委员 (以姓氏拼音排序)

艾四林 陈先达 程恩富

顾海良 顾钰民 郭建宁

韩 震 郝立新 贺耀敏

侯惠勤 鲁克俭 梅荣政

秦 宣 石仲泉 吴易风

张雷声 郑杭生

出版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推进，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迫切需要我们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研究新情况，分析新矛盾，解决新问题，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时代变迁呼唤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想适应时代要求乃至引领思想潮流，就必须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策划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丛书。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论库，该套丛书计划在若干年内集中推出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高端学术著作，通过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性著作的出版，回应时代变化提出的新挑战，抓住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推进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我们希望“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的出版，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序 言

经过三十年的探索，现在终于可以将思考和分析二元价值转形的结果交给读者。

对于物理学家来说，可以从质量、体积、密度、温度、硬度、电导率等多方面，分别对不同物体进行比较。但是，绝对不能用一个物体的质量与另一个物体的温度进行比较，也不能用一种物质的电导率与另一种物质的密度进行比较。这个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最简单的常识，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什么因素决定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的交换比例，这个问题困扰了人类几千年。

早在两千三百多年前，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天才地提出，两种不同商品进行比较，必须具有等同性和可通约性。然而，他不仅没有说明，这种具有等同性的可通约的实体是什么，反而错误地认为，两种不同商品没有等同性，无法互相比较，也不能互相交换。显然，他的观点与商品交换普遍存在的事实不符。为了解释商品交换，他又错误地认为，货币能够成为可通约的量。但是，他没有认识到，金属货币本身也是一种商品。任何一种商品与金属货币交换，还是两种不同商品交换，仍然需要寻找具有等同性和可通约性的实体。

直到两千年后，配第才发现，不同商品中具有等同性和可通约性的实体，是一般人类劳动。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起来后，商品不再按照其中包含的劳动量进行交换，而是按照价格进行交换。价格的理论形态是生产价格。

生产价格如何决定？生产中耗费的劳动量是否能够决定生产价格？

资本的本性要求，同等数量的资本应该得到同等数量的利润。但是，平均利润如何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实现？平均利润率如何确定？这些问题困扰了经济学界几百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了解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规律，人类社会其他各方面的关系就难以确定。

资产阶级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都没有解决这个重大问题。斯密由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最终倒向庸俗的要素价值论或生产费用论。李嘉图由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最终导致他的学派解体。

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不仅彻底解决了剩余价值的产生与等价交换规律的矛盾，而且初步解决了通过价值决定生产价格的问题。他发现，剩余价值决定利润，商品的价值决定生产价格，进而决定价格。不同部类或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异，影响剩余价值分配，也就是影响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他已经意识到，资本和生产成本应该由价值形式转变为生产价格形式。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回答如何实现这种转变。

这个问题就是价值转形。

在马克思之后的一百多年里，以鲍特凯维兹为代表的许多经济学家试图解决这个难题。他们提出的各种价值转形方程的形式完全相同，都是非线性方程。由于未知的内生变量的数量比独立方程数量多一个，需要增加一个方程或约束条件，才能得到唯一解。他们提出的各种价值转形模型的区别，就在于这个方程或约束条件不同。米克把这个方程或约束条件称为“不变性假设”，并且认为各种不同的“不变性假设”同样好，相应地，各种不同的价值转形模型同样好。如果各种互相对立的假设条件同样好，与各种假设条件对应的不同的价值转形模型也同样好，那么，价值转形的科学性就成了问题。

马克思提出：“一切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的总和，必然等于剩余价值的总和；社会总产品的生产价格的总和，必然等于它的价值的总和。”^①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在“两个等于”中，至多只有一个成立，不能同时成立。并据此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不正确。他们没有认识到，“两个等于”包含的光辉思想，正是解决价值转形的关键。核心问题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于如何理解“两个等于”。

以鲍特凯维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无法正确地解决价值转形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将自己的视野局限于流通过程，忽视生产过程对流通过程的决定作用。

资本或生产成本由价值形式转变为生产价格形式的问题，既是如何同时实现再生产条件和平均利润条件的问题，也是如何分配剩余价值的问题。这里证明，无法同时实现价值形式的再生产条件和平均利润条件，但是，可以同时实现生产价格形式的再生产条件和平均利润条件。价值转形不但要实现价值形式的再生产条件，而且要实现生产价格形式的再生产条件。不但生产过程中耗费的各种劳动满足再生产条件，而且流通过程中与各种商品的交换比例相关的生产价格，也满足再生产条件。生产过程中耗费的各种劳动满足价值形式的再生产条件。流通过程中各种商品的交换比例满足生产价格形式的再生产条件。

物理学家对物质构成进行研究，发现所有物质和物体都是由基本粒子构成的，并且发现了基本粒子的运动规律。他们通过基本粒子的运动规律，解释原子的运动规律；通过最简单的氢原子的运动规律，解释其他更复杂原子的运动规律；通过原子的运动规律，解释分子的运动规律；通过基本粒子、原子和分子的运动规律，解释整个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

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与自然科学家的分析方法完全相同，特别是与物理学家的分析方法完全相同。

为了考察什么因素决定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的交换比例，在研究阶段，他在各种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排除了各种次要影响因素，抽象出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的三个基本要素，即劳动、资本、土地，并进一步抽象出创造商品价值的唯一因素——劳动。劳动创造价值，价值是决定各种不同商品交换比例的最基本的因素。资本和土地是生产条件，但是不创造价值。

在叙述阶段，他在劳动创造价值的基础上，从研究最简单的商品和货币关系开始，在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发现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因素的基础上，发现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在剩余价值和价值的基础上，解释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在平均利润率、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基础上，解释农产品价格、地租、土地价格；在产业资本的基础上，考察商业资

本和借贷资本，进而考察虚拟资本；在剩余价值、平均利润和平均利润率的基础上，解释借贷资本的利息和利息率；他通过最本质的价值，逐步解释接近现象的市场价格以及其他经济范畴。

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由工人的剩余劳动生产的，是通过流通过程分配的。生产决定流通。因此，剩余价值生产决定剩余价值分配。

在研究阶段，从各种因素中抽象出劳动这个创造商品价值的唯一因素，是对影响商品交换关系的次要因素的否定。在叙述阶段，逐一加入研究过程中抽象掉的各种次要因素，通过最基本的和最本质的价值规律，说明具体的和复杂的经济现象，是对片面性的否定，是对第一次否定的再次否定。因此，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与自然科学家的分析方法都是辩证法。

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劳动，并且只有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土地以及生产和流通中的其他因素，虽然都不创造价值，但是影响使用价值的生产，也影响剩余价值分配。

马克思用产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解释农产品价格、地租、土地价格，就不能再用农产品价格、地租、土地价格解释产业部门的生产成本和平均利润，否则就是循环定义或循环推论。但是，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的三个基本要素——劳动、资本、土地——中，不仅资本影响剩余价值分配，而且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也影响剩余价值分配。

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决定了土地所有者必须得到地租，农业资本家只能得到平均利润。土地所有者参与剩余价值分配，必然改变工业生产部门和农业生产部门生产的产品生产价格。农产品不仅作为原材料构成工业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而且作为生活消费资料构成工人生活资料的一部分。因此，农产品价格不仅影响各部门的生产价格形式的不变资本，而且影响各部门的生产价格形式的可变资本。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生活消费也离不开农产品。农产品价格与决定地租的方式有关，与谷物生产率的变化形式有关，也与增加谷物产量的方式有关。最差土地是否有级差地租，超过一定产量后谷物生产率是线性下降还是非线性下降，某一级土地单独增加谷物产量还是各级土地共同增加谷物产量，这些因素都与农产品价格有关。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土地。工人生活离

不开住房，住房离不开土地。未经改良的土地不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不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地租和土地价格不影响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物化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不影响价值形式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从而不影响产品价值，但是，影响生产价格形式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影响生产价格形式的平均利润率和平均利润，从而影响每个部门产品的生产价格，也就是影响剩余价值分配。

当然，工业产品的生产价格同样构成各部门的生产价格形式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一部分。当工业产品的生产价格变化时，成本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利润、利润率变化，生产价格再变化，直至达到新的平衡。

从现象看，地租是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贡赋。从本质看，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得到的剩余价值，利润是资本家得到的剩余价值。利润和地租的关系，反映了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共同瓜分总剩余价值的生产关系。

如果只考虑不同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异对剩余价值分配的影响，那么由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称为一元价值转形，简称价值转形。如果不仅考虑不同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异对剩余价值分配的影响，而且考虑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对剩余价值分配的影响，那么，由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称为二元价值转形。如果再考虑其他影响剩余价值分配的因素，那么，相应的由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就是多元价值转形。

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劳动、资本和土地所有权对剩余价值分配的影响，是如何由价值决定生产价格、利润和地租，进而决定价格和其他各种经济范畴。在考察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的两部类价值转形和考虑农产品生产的价值转形的基础上，考察二元价值转形。

这里考察的二元价值转形中，用于工业的土地的等级，按照用于农业的土地的等级确定。对于租用土地较多的一般制造业来说，这种假设基本成立。但是，对于与地理位置关系密切的商业或房地产业来说，这种假设就不成立了。如果按照地理位置决定工业生产部门租用土地的等级，那么，地租将大大提高，总剩余价值中土地所有者分配到的比例将进一步提高，资本家分配到的比例将降低。当然，二元价值转形模型将变得更加复杂。

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土地可以买卖。在资本家看来，他购买的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可以看做一种“资本”。但是，这种资本并不是真实的资本，而是虚拟资本，是资本化的地租，与资本家的其他资本不同。其他资本，是在资本家手中“积累起来的过去劳动”^①，是工人的过去劳动的凝结，是物化劳动，物质形态上表现为生产资料和用于交换工人劳动力的生活资料。虽然在资本家看来，没有改良的土地具有资本的形式，但是，这种土地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没有价值。土地“资本”和地租仅仅体现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农产品价格，不仅反映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而且反映资本所有权的影响和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的影响。

在资本家购买到土地，部分地成为土地所有者的同时，土地所有者获得货币资本，部分地成为资本家。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买卖土地，既不影响资本总量，也不影响土地总量和土地等级，只是资本家与土地所有者互易角色，因此，并不影响二元价值转形。

资本主义地租中有一种形式是垄断地租。农产品价格也有垄断农产品价格。垄断条件下的价值转形的分析更加复杂。由于篇幅限制，这里只对二元价值转形进行考察。对垄断条件下的价值转形的分析，将在后续著作中详细考察。

二元价值转形不仅与部门的划分方式有关，而且与租用土地面积、租用土地等级、谷物生产率变化形式、决定谷物价格的方式有关。在一种部门划分方式、谷物生产率变化形式、决定谷物价格的方式条件下成立的规律，在其他部门划分方式、谷物生产率变化形式、决定谷物价格的方式条件下不一定成立。在一元价值转形中成立的规律，在二元价值转形中不一定成立。

因此，在各种部门划分方式、各种谷物价格决定方式和谷物生产率变化形式条件下，二元价值转形是否能够实现，如何实现，具有什么特征，都必须单独考察或单独证明。本书各章的分析步骤基本相同。这样，文字重复难以避免。不过，由于部门划分方式不同、谷物价格决定方式不同、谷物生产率变化形式不同，各种二元价值转形的特征不同，即使不同章节中的文字、符号和公式完全相同，其涵义和内容也不一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相同。在各种部门划分方式条件下，在各种谷物价格决定方式条件下，在谷物生产率不同变化形式条件下，在各级土地共同增加谷物产量的条件下，在考虑绝对地租的条件下，所有假设条件必须重新规定，所有符号必须重新定义，所有二元价值转形关系必须重新分析。我相信，学术界对于这种不可避免的文字重复能够理解。

决定利润和地租，也就是决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占有剩余价值比例的关键因素，是平均利润率。决定平均利润率的关键因素，是谷物价格。决定谷物价格的关键因素，是确定谷物价格的方式。

马克思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确定谷物价格的方式。一种方式，是通过假设最差土地没有级差地租的条件下的生产费用，来确定谷物价格。另一种方式，是假设各级土地的谷物生产率都降低，某级土地（例如 B 级土地）的边际谷物生产率高于其他各级土地的边际谷物生产率，但是低于最差土地的谷物生产率，增加的谷物由这级土地生产，因为这级土地最后投入的资本必须得到平均利润，所以，这级土地的边际谷物生产率或边际生产费用决定谷物价格。由谷物价格确定各级土地的级差地租。按照马克思的这种确定谷物价格的方式，最差土地有级差地租。

恩格斯提出了一种与马克思的方式不同的确定谷物价格的方式。他假设，各级土地的谷物生产率都降低，在某级土地上增加谷物产量的生产率高于其他各级土地的谷物生产率，但是低于最差土地的谷物生产率，增加的谷物由这级土地生产，这级土地的级差地租不变，由这级土地的级差地租和平均生产费用共同确定谷物价格。由谷物价格确定其他各级土地的级差地租。按照恩格斯确定谷物价格的方式，最差土地也有级差地租。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确定谷物价格的方式是错误的。但是事实上，马克思确定谷物价格的方式并不是错误的，只是与恩格斯确定谷物价格的方式不同。马克思的方式和恩格斯的方式，是确定谷物价格的两种不同方式或不同思路。

马克思的方式是，由资本家最后投入 B 级土地的资本获得平均利润，决定谷物价格。恩格斯的方式是，由 B 级土地的级差地租不变的条件下资本家获得平均利润，决定谷物价格。

按照马克思的方式，谷物价格提高后，B 级土地不仅有第一种形式的级差地租，而且有第二种形式的级差地租。按照恩格斯方式，谷物价

格提高后，B级土地只有第一种形式的级差地租，没有第二种形式的级差地租。

按照马克思的方式决定的谷物价格，与谷物生产率变化形式有关。按照恩格斯的方式决定的谷物价格，与谷物生产率变化形式无关。

如果第二部门B级土地的资本增量和谷物产量增量趋向于零，马克思方式的最差土地有级差地租的二元价值转形中，很多重要变量不连续变化，或阶跃变化。恩格斯方式的最差土地有级差地租的二元价值转形中，各种变量都连续变化。

马克思方式的优点是，随着谷物价格提高，各级土地的级差地租都提高，最后投入的资本能得到平均利润。马克思方式的缺点是，绝大部分重要变量不连续变化。

恩格斯方式的优点是，随着谷物价格提高，所有变量都连续变化。恩格斯方式的缺点是，不增加谷物产量的各级土地的级差地租都提高，增加谷物产量的土地的级差地租反而不提高，并且最后增加的那部分资本不一定能得到平均利润。

随着投入资本增加，谷物产量增加，各级土地的谷物生产率都连续降低，各级土地的边际谷物生产率相同，增加的谷物只能由各级土地共同生产。各级土地共同增加谷物产量的二元价值转形，既保留了马克思方式和恩格斯方式的优点，又克服了马克思方式和恩格斯方式的缺点。

地租是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只能决定租用任何土地必须交纳地租，却不能决定绝对地租应该是多少。

如何确定绝对地租，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难题。

各级土地共同增加谷物产量的二元价值转形，是确定绝对地租的一种途径。由低等级用途土地的级差地租的二元价值转形，决定高等级用途土地的绝对地租，是确定绝对地租的另一种途径。虽然这种方式只是将确定耕地的绝对地租，转化为确定牧场的绝对地租，并没有解决确定各种用途土地的绝对地租的问题，但是，由于低等级用途土地的级差地租，远低于高等级用途土地的绝对地租，因此，可以只考虑有限的几种低等级用途土地的级差地租，其余更低等级用途的土地级差地租或绝对地租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土地只能用于工业和谷物生产，那么，各级土地共同增加谷物

产量的二元价值转形，可以确定耕地的绝对地租。如果土地除了用于工业和谷物生产，还可以用做牧场，或有其他更低等级用途，那么，类似地，各级土地共同增加畜产品产量的二元价值转形，可以确定牧场的绝对地租。同理，采用与各级土地共同增加谷物产量的二元价值转形类似的方式，也可以确定其他更低等级用途的土地的绝对地租。绝对地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样确定的绝对地租，只是绝对地租的下限，不是上限。

通过对二元价值转形的考察，得到并证明了一系列令人感兴趣的结论。很多结论与经济家的常识和传统观念不一致。有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从未研究过的。

例如，二元价值转形中，总剩余价值不能由资本家独占，要在资本家与土地所有者之间分配。决定剩余价值分配的基本准则是，资本家投入的每一部分资本都能得到平均利润，并且只能得到平均利润，其余的剩余价值全部转化为地租。

在二元价值转形中，生产价格高于价值还是低于价值，不仅受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而且受级差地租的影响。当级差地租对剩余价值分配的影响，超过资本有机构成对剩余价值分配的影响时，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的生产价格，可以低于价值，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的生产价格，可以高于价值。

导致谷物产量增长的因素，是生产过程中耗费的劳动的增加，而不是生产价格形式的资本的增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雇佣劳动生产。如果剥削率确定，价值形式的资本决定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在这个意义上，谷物产量增长可以看做价值形式的资本增长的结果。但是，谷物产量增长，不是生产价格形式的资本增长的结果。谷物产量是在生产过程中增长的，不是在流通过程中增长的。谷物产量只与生产过程中耗费的劳动有关，与流通过程中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如何分配剩余价值无关。生产价格形式的资本不仅与生产过程中耗费的劳动有关，而且与流通过程中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分配剩余价值有关。

如果没有更多可供出租的土地，随着对谷物需求不断增加，为了满足增加的需求，只能在现有土地上增加投资，谷物生产率下降，谷物价格提高，生产价格形式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因此，资本家在总剩余价值的分配中得到的份额不断减少，土地所有者在总剩余价值的分配中得到

的份额不断增加，除非出现新技术导致谷物生产率普遍提高。

在马克思方式的最差土地有级差地租的二元价值转型中，不仅在谷物生产率阶跃降低条件下，而且在谷物生产率连续降低条件下，大多数变量阶跃变化。无论谷物生产率连续线性降低，连续凹函数形式降低，还是连续凸函数形式降低，各种与剩余价值分配有关的变量都阶跃变化。无论谷物生产率如何变化，按照马克思方式决定谷物价格，最后增加的资本都能得到平均利润。

在恩格斯方式的最差土地有级差地租的二元价值转型中，由于谷物价格提高，除了B级土地以外的其他各级土地的级差地租提高，平均利润率降低，资本家在总剩余价值中得到的份额减少，土地所有者在总剩余价值中得到的份额增加。但是，按照恩格斯方式与按照马克思方式相比，最差土地有级差地租的二元价值转型中，谷物价格提高幅度比较小，平均利润率降低幅度比较小。虽然资本家在总剩余价值中占的份额也减少，但是，减少的比例低一些。

在哪级土地上生产增加的谷物更便宜，增加的资本就会投入这一等级的土地。但是，按照恩格斯确定谷物价格的方式，如果在最差的A级土地上追加资本生产更多谷物，那么最差的土地仍然没有级差地租。

令人感兴趣的是，第一部门在增加资本和增加劳动的过程中，工业产品的生产率并没有降低，但是，由于第二部门在增加资本和增加劳动的过程中，谷物生产率降低，第一部门生产价格形式的利润率却要降低。与最差土地没有级差地租的情况相比，按照恩格斯方式，最差土地有了级差地租之后，两部门的资本都增加了，除了第二部门B级土地的资本家以外，其他资本家得到的利润却减少了。增产谷物产量的第二部门B级土地的级差地租没有增加，其他没有增加谷物产量的各级土地的级差地租却都增加了。这表明，在恩格斯方式的最差土地有级差地租的二元价值转型中，资本家与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是矛盾的，资本家之间存在利益矛盾，土地所有者之间也存在利益矛盾。

产业资本家增加利润的主要途径之一，是一方面减少土地面积的占用，另一方面降低使用土地的等级。农业生产部门资本家得到的利润与土地所有者得到的地租之间的关系，不仅与谷物生产率有关，而且与一个自然因素有关，即单位面积中等土地的农产品产量与单位面积最差土地的农产品产量之比。这个自然因素，不仅影响农业生产部门资本家得

到的利润，而且还通过利润平均化影响工业生产部门资本家得到的利润。这个问题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从未意识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元价值转形中，也就是在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共同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过程中，工业生产部门的资本家通过减少占用土地面积和降低使用土地的等级而增加的利润，不是归第一部门资本家单独占有，而是通过利润平均化与各部门资本家分享。当一个部门的资本家由于租用更大面积的土地，或者租用更高等级的土地，而多缴纳地租时，这个部门的资本家得到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减少。同时，通过各部门多得到的剩余价值，转嫁给其他部门的资本家。也就是说，租用土地的面积和等级都没有发生变化的资本家，只有少得到一部分剩余价值，才能与多缴纳地租的资本家实现平均利润。

令人感兴趣的是，当一个部门租用土地面积增加，或租用土地等级提高，多缴纳级差地租时，向这个部门提供土地的土地所有者占有的剩余价值增加，向其他部门提供土地的土地所有者占有的剩余价值和各部门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都减少。按照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常识，当一个部门的地租增加或减少时，这个部门的资本家的利润减少或增加。二者的收益反向变化。本书证明，在某些情况下，结果正好相反。这是利润平均化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在地租问题上，资本家有共同利益，但是，向不同部门出租土地的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是对立的。

令人特别感兴趣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两部门的价值生产价格转换系数同向变化。第一部门被社会多承认的剩余价值和多得到的剩余价值反向变化。第二部门被社会多承认的剩余价值和多得到的剩余价值反向变化。第一部门价值形式的地租和生产价格形式的地租反向变化。第二部门价值形式的地租和生产价格形式的地租反向变化。在有些情况下，价值形式的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形式的平均利润率的变化方向，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相反。这是二元价值转形中非常重要的结果。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与经济学家的传统观念不一致。

这里证明，在二元价值转形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限制了能够利用的最差土地的等级。只有不以剩余价值为生产目的的新生产方式，才能够充分利用宝贵的土地资源。

这里证明，即使各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相同，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

因素仍然影响剩余价值分配，利润仍然偏离剩余价值，生产价格仍然偏离价值，仍然需要进行二元价值转形。在生产价格与价值相等的部门中，价值形式的资本有机构成不一定是中等构成。该部门价值形式的利润率不一定等于价值形式的平均利润率。这个结论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传统观念不一致，因此，是令人特别感兴趣的。

在最差土地有级差地租的二元价值转形中，以及在各级土地共同增加谷物产量的二元价值转形中，由于土地条件限制导致的谷物劳动生产率递减，涉及对谷物的需求的改变，影响谷物的劳动生产率，影响谷物的价值，影响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影响剩余价值分配。在工业生产中，同样存在受到资源条件约束和环境条件约束影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降低的问题。这样，就不仅将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而且将对产品的需求，纳入了考察的范围。

这里考察的需求的影响，不像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和新古典经济学那样，用需求方对产品的心理感受和主观评价决定产品价值，而是为了满足需求的增加，增加生产中的劳动，受资源和环境约束，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生产单位产品耗费的劳动增加，影响单位产品的价值，影响价值转形。因为在考虑需求影响的条件下，仍然由耗费的劳动决定价值，所以，这种考察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即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像庸俗经济学那样，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甚至建立在多元论的基础上。

由于价值转形必须考虑再生产条件，这里考察的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能够满足的需求。个别消费者的需求和全部消费者的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生活消费需求和生产消费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产品都能够实现。这里证明任何需求都来自工人的活劳动，不是来自必要劳动，就是来自剩余劳动。

二元价值转形不是在考虑资本因素后，简单地再多考虑一个土地因素，而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的不断深入，是劳动价值论的发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投入不同等级土地的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并且各级土地的生产价格形式的边际资本谷物生产率相等，那么，各级土地的价值形式的边际资本谷物生产率不相等。各级土地的生产价格形式的边际资本谷物生产率相等，符合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各级土地